亲爱的人，请让我陪你走完，这最后的旅程

小时候，最喜欢做的事，便是每天放学后坐上父亲的电动车，背朝着行驶方向像乘过山车般随车上坡下坡。虽然很不安全，但为了让我开心，父亲还是默许了我的这种行为，然后将骑行速度放到最慢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吃的饭，便是父亲唯一拿得出手的西红柿炒鸡蛋。吃饭时，父女俩总是“分工”明确，大的吃西红柿小的吃鸡蛋。其他菜可能会剩，但这一盘菜往往被我俩消灭得底朝天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待的地方，便是父亲工作的社区医院。父亲忙时，我就在旁边画画写字。父亲闲下来时，我就打开千千静听，一边听《宁夏》，一边听他讲大道理。中药味和消毒水味，至今仍是我喜欢的味道。

……

我渐渐地长大，父亲渐渐地老去。但似乎我还没有长高多少时，父亲的背就弯了许多。似乎我还没有长胖多少时，父亲已经瘦的快要皮包骨。

“丫头啊，爸爸可能等不到你上大学的那一天了。”一个有些闷热的午后，正在上小学的我和父亲在外散步，途径一个中学时，他如是说道。

“哎？怎么会呢？”我抬头看向父亲，心中突然变得慌乱不安起来。我既迫切地想从父亲口中得到答案，又不想听到那个对我而言充满陌生与恐惧的词语。

父亲没有再说话，他的眼始终注视着前方。阳光洒在父亲的脸上，模糊了记忆中他的模样。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，父亲病了。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，父亲走了。

心中的悲伤让我不愿去回想、选择去遗忘那段灰色的岁月，但仍有一段画面，对我而言至今依旧历历在目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去做什么了？”那天刚走出校门，便看见父亲提着袋子拄着拐向家的方向走去。我急忙喊着父亲，快速地冲到了他的跟前。

“你放学了呀！”父亲看到我，有些惊讶，还有些慌乱——父亲要强要面子，他觉得拄拐是一件狼狈的事情，他走快就是不想让熟人看见他，尤其是从小到大以他为标榜的女儿，“哦，那个，我买药去了，刚回来。”

“爸爸我帮你拿着袋子吧。”

“不，不用了。”

“没事的爸爸，给我吧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爸爸，你说巧不巧，我刚一出校门就看见你啦！你走得好快，我不跑的话就追不上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给你讲，今天在学校啊……”

……

父亲见插不上话，只好尴尬地笑了笑，将手上袋子递给了我。他放慢了速度，一边在我的陪同下慢慢往家走，一边用心地听我讲学校发生的事情。他时不时赞同地点点头，时不时无奈地摇摇头，时不时表达一下他的观点。虽然对我做的事情他有时略有不满地皱皱眉头，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意——那一瞬间，我觉得，父亲似乎还是生病前的父亲，日子还如同过去一般平静祥和而温暖绵长。

生病后父亲心中压力很大，却倔强地不与家人诉说。虽然我们一家人都知道，父亲的病情在渐渐恶化，我们仍在努力，比如我总是喜欢找父亲聊天一样，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和过去相比并无不同，努力给这个家庭带来阳光，给父亲带来希望。无论是当时看到父亲的笑容，还是如今回想起父亲的笑容，我的眼都不免酸涩，但心中却是温暖的——父亲人生的最后一段路，不是孤单的，我们陪伴着他平静走完，于我们而言我们终是将这一份深情传达，于父亲而言也终是满怀幸福地离去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我有为自己当时没有独立经济能力，无法从物质上报答和帮助父亲而难过。但我想，我的父亲他并不会为此而怪罪于我，也并不愿看到我为自责绊住了前进的步伐。我将与父亲的美好回忆留在心间，将父亲的坚强、父亲的爱铭记在脑海，将父亲对我的期望当作人生指向标，大步向前走到了今天——我想，这才是父亲所希冀的我的模样。

从降生之日起，我们便共同踏上了一条名为“人生”的康庄大道。我们在这条路的某一位置突然出现，然后随着那些本就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人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旅行。大路旁的风景五彩缤纷，总有一处风景，深深吸引着我们的目光，让我们不由得驻足流连，最终选择在此安居。选择停下的我们站在路边，挥舞着手臂与同行之人告别。我们祝福着他们，他们也祝福着我们——可前行的人不会因此停下他的脚步，我们也不会因此再踏上前行的路途。自此，我们眼中曾经因前行而不断变化的风景静止了下来，我们目送着同伴的背影渐渐远去，从今往后再无交集­——这，便是死亡。

死亡并不是灰暗而冰冷的，它，本应是宁静且温暖安详的。面对死亡，我们不应恐惧逃避，我们，应当用自己的行为，给予生命最后的祝福，陪伴生命走过最后一段宁静安然的岁月，然后，轻拥着彼此最珍贵的记忆，代他们继续去看这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，将象征生命的火炬代代相传。

亲爱的人，请让我陪你走完，这最后的旅程。